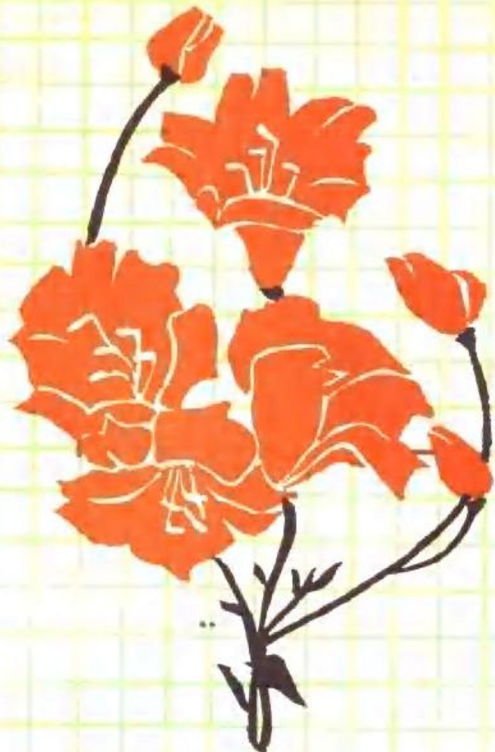




风向杜鹃吹来

FENGXIANGDUJUANCHUILAI

工人出版社

风向杜鹃吹来

——工人话剧创作集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1/32印张：5.75字数：120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07·94 定价：0.40元

前 言

一九八〇年九、十月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办了“全国职工文艺创作讲习班”。来自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各省市自治区职工业余作者，共计一百余人。学习期间，学员们根据自己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和音乐。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编选了几本集子。

这本话剧集包括七个剧本，题材广泛，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以生动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展开了戏剧情节和冲突，集中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职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革命精神，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坚强决心。从而歌颂了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和新的人。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业余作者们的笔下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的是普通的青年女工（独幕话剧《风向杜鹃吹来》），她们朴实、善良、积极向上，具有美好的心灵。她们不但是工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创造者。有的则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独幕话剧《搬家》），他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抵制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有的是工厂里的普通技术员（独幕话剧《午餐》），他们不计个人的得失和恩怨，满怀革命豪情，一心奔四化。在工厂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自己的才

干。有的工厂工会干部(独幕话剧《从现在做起》),以身作则,勤勤恳恳地为职工群众工作着。他们不仅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人家属们的思想工作,而且还帮助和教育失足青年改正错误,变为新人。作者们在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尚品德和歌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也还对缺乏社会主义道德(独幕话剧《妈妈出院以后》)的人和事,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对某些干部身上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独幕喜剧《雨还是要下的》、六场话剧《人往低处走》),则进行了揭露和鞭鞑。

这本戏剧集,是这次文艺创作讲习班学员创作的初步成果,和其他新事物萌芽时期一样,必然地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某些作品粗疏,无论戏剧构思还是语言表达,都有待进一步加工修改和锤炼。我们选编这本集子,意在繁荣职工文艺创作,对职工文艺活动的开展有所推动。我们深信我国职工业余作者的创作,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前言	(1)
风向杜鹃吹来 (独幕话剧)	高思国 钱 涂 (1)
午餐(独幕话剧)	王伟培 (24)
妈妈出院以后 (独幕话剧)	陈小康 (48)
搬家(独幕话剧)	黄士英 (71)
雨还是要下的 (独幕喜剧)	王文光 (94)
从现在做起 (独幕话剧)	王阁安 (109)
人往低处走 (六场话剧)	徐绍芳 (129)

风向杜鹃吹来

(独幕话剧)

高思国 钱 涂

时 间 就是这些日子。

地 点 一位劳动模范的家里。

人 物

郑大成 男,三十岁,机械厂工人。

郝 英 女,二十八岁,纺织女工,市劳动模范,大成的爱人。

郑 萍 女,二十五岁,纺织女工,大成妹。

郑大妈 女,六十三岁,退休老工人,大成母。

刘玉华 女,二十九岁,纺织女工。

〔舞台是郑大妈家。家里摆设普通。正面窗外有个花台,可见几盆开得正艳正浓的杜鹃。左边有门可通院子和窗外的花台。观众隐约可见院子的一角:花草葳蕤,绿荫层层。院栅栏上伸着绿蔓,蔓藤向外展去,几朵小花居然在墙外绽放了。〕

〔幕启时,晨曦缕缕,清风徐来。郑大妈正在屋里用鸡毛掸子拂着墙上镶着奖状的镜框,其实那儿一尘未染。大成闷闷不乐从里间房内走出。〕

郑大妈 (推开窗,窗外杜鹃姹紫嫣红)大成,你快来看,这杜

鹃开得更好看了，瞧，白的、紫红的、玫瑰色的，真是水灵灵的招人喜欢。

郑大成 （不言不语）

郑大妈 大成，妈跟你说话你倒是听见没有？

（大成仍不语）你今天有什么心事？

郑大成 （烦躁地）谁有心事？不就是让我看花吗？再看不还是那个样。

郑大妈 噢，看腻了？你懂得这个家该怎么调理？瞧瞧谁从咱窗下走不夸你媳妇这杜鹃侍弄得好。

郑大成 不见得都说好。

郑大妈 大点儿声，不知道我耳背。

郑大成 （大声地）我说不见得都说好。

郑大妈 想抬杠是不？告诉你，这两天到咱家要花的就没断，光这一星期你媳妇就送出去三、四盆了，连园林处都瞅着咱这盆大“王冠”直眼红，昨天来了俩人商量着要搬到公园去搞花展，我还没撒口呢。

郑大成 再好的花看长了也不咋的，再香的花也是外人闻着香，郝英这是没事找事儿。

郑大妈 你懂什么叫生活？郝英白天在厂里忙里忙外就够累的，回来把家又收拾得干干净净，花花绿绿，可你……别坐着和少爷似的，今儿公休闲着把郝英的衣服洗洗去。

郑大成 她今儿也歇着。

郑大妈 你替她洗一次也不会掉架。

郑大成 谁说掉架来？今儿不是修下水道嘛！厨房没水。

郑大妈 没水不会到前院去提？该干点活啦！一会儿郝英回

来还得到工人新村去看看吕大娘。

郑大成 去看吕大娘？不行。

郑大妈 怎么啦！

郑大成 反正以后少叫郝英往工人新村跑。

郑大妈 你还挺霸道的。

郑大成 妈，有些事儿您不明白。

郑大妈 你说说不就明白了。

郑大成 说不清楚。

郑大妈 什么事说不清楚？

郑大成 妈，工人新村……她不是……唉，反正少去那儿没错。

郑大妈 去那儿还能出事？妈往那儿串了三十年，也没撞见神碰见鬼，怎么郝英去就不行？

郑大成 你别唠叨了好不好，我心烦！

郑大妈 心烦也得干活儿（把一个水桶放在大成面前）接水去。

〔大成无奈拿起水桶下，郑大妈进里屋。少顷，大成提水上进里屋，复出欲下，郝英上场。〕

郝英 大成，我来。

郑大成 算了，你刚下夜班。

郝英 提桶水累不着。

郑大成 还是我来吧。

郝英 （娇嗔地）瞧你，这是心疼我？

〔郝英抢过水桶，把手提包扔给大成后下场。大妈出。〕

郑大妈 才提一桶就不干了？

郑大成 叫郝英抢去了。

郑大妈 郝英回来啦？唉！刚到家又不闲着，（疼爱地）这孩子！（对大成）你呀真得知足。

郑大成 谁不知足了。

郑大妈 那她去工人新村你还不让。

郑大成 您别再提工人新村好不好？

郑大妈 郝英去照顾吕大娘，谁不夸奖。我一回厂，那些老姊妹就守着我直夸郝英，说她不光手儿巧，心眼还好。

郑大成 行了，行了！

郑大妈 真不知你心里一天都琢磨些啥！
〔郝英提水上。

郑大成 （接过水桶）郝英，你快歇着吧，没看见妈不高兴了。

郝英 妈，怎么了？

郑大妈 郝英，歇歇吧。我是说大成，我让他去提水，他倒好推给你了。

郝英 （边说边拿起喷壶）妈，谁提还不一样。（拿着喷壶来到花台边浇花）

郑大妈 郝英，你就不能歇一会儿。

郝英 （在窗外）这也累不着。妈，园林处今儿大早，有两个同志到厂里找我商量要借咱几盆杜鹃摆花展，我跟他说得回来和您商量商量。妈，你说这事是不是得支持支持？

郑大妈 那是。

郝英 大成，你的意思呢？

郑大成 我没意思。

郝英 （噗哧一笑）没意思就是同意了，那我就借给他们了。

(进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人民币)妈,这是这个月的工资。

郑大妈 又一把交,给你妈送去了吗?

郝 英 送去了。

郑大妈 你们俩没留下?

郝 英 给大成留了件衣服钱,你不买,他也不知道要。

郑大妈 他呀,好赖都能凑合。

郝 英 妈,今儿吕大娘过生日,我一会儿准备买点东西送去,顺便给她收拾收拾屋子。

郑大成 你操那么多心干么?人家有儿有女。

郑大妈 她儿女都在外地,身边这个侄子又出差了,郝英多去关照点儿,碍着你啦?

郝 英 吕大娘是我师傅,这会儿落下个半身不遂的病,一个车间的徒弟再不上心,别人会怎么说!

郑大成 怎么说的都有!

郑大妈 (拍了大成脊梁一巴掌)瞧你这横劲,不会好好说话,咱家可不兴那男子汉大丈夫的臭气,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也没敢冲我摆这熊样。

郑大成 (长叹一声)我要是……我……唉!

郝 英 大成,有话别憋在心里,你说嘛。

郑大成 我说……说什么?我还大丈夫,在咱家我是个大豆腐,而且是个臭豆腐。

郝 英 (低声对大妈)妈,大成大概有些话守着您不好说,要不我慢慢和他谈谈。

郑大妈 郝英,你说什么?说话大声点,不知道我耳朵聋。

郝 英 (大声地)我是说大成可能有些话不愿意守着您说。

郑大妈 啥,那就你们小两口去说,信不过我,我还不愿看他那模样呢。烦我不是,我走。

郝 英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郑大妈 (走到郝英跟前小声地)我知道。反正我得买菜去。好好跟他聊聊,你的话比我管用,问问他到底怎么了。他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提菜篮欲下又回。对大成)大成,可不准你冲着郝英发火燎燥的,不然我回来跟你没完。(下)

〔郝英拿出一包五香蚕豆递给大成。

郝 英 大成,呶,你最爱吃的。

〔大成欲取,郝英又藏到身后。

郝 英 你猜是什么?

郑大成 猜不着。

郝 英 (撒娇地嘟起嘴)用心猜嘛。

郑大成 我脑子笨。

郝 英 五香蚕豆。

郑大成 哪儿买的。

郝 英 小摊上。我尝着比上海捎来的还好。张开嘴,你张开嘛。

〔大成勉强张开嘴,郝英把一粒蚕豆添进大成嘴里,温顺地坐在大成身边。

郝 英 (温情地)这星期上夜班,咱们连话都没好好说说,我看你像有心事憋在肚子里。

郑大成 没有。

郝 英 骗我,谁惹你生气了?

郑大成 没有。

郝 英 是工作上碰到不顺心的事了？
郑大成 沒有。
郝 英 病了？
郑大成 沒有。
郝 英 那怎么连饭都不吃？
郑大成 沒有，(急忙改口)不想吃。
郝 英 连我也瞒着？
郑大成 (心烦地)真的沒有，你别问了好不好。
郝 英 好，我不问了，企业都有自主权，何况你！（短暂的靜场）
郑大成 (似乎内疚地)郝英，你生我的气了？(郝英摇头)我心里烦，让你们……以后我会告诉你的。郝英，把你这身衣服换下来。
郝 英 怎么啦？
郑大成 妈叫我给你洗洗。
郝 英 (噗嗤一笑)还用得着你？你洗的我还看不中呢。
郑大成 说真格儿的，对你，我真说不出什么来，可有的时候不知怎么又烦的要命……那些话不听吧，他们往你耳朵里灌，听吧，我又……在家里我又不会疼人，别人疼爱人那些事在咱家又用不上，该我干的你都抢着干了，叫我不知道该怎么疼你。
郝 英 别说傻话了。大成，你一心烦我心里更乱，在班上看车都分神，闹不好也会出次品，你就别胡思乱想地拖带我，别听那些闲话，好不好？(大成点头，郝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卷纸)大成，你看这是啥？
郑大成 又得让我猜？

郝 英 (有些羞涩地)你看,奖状。

郑大成 (接过奖状,念)“奖给五十万米无疵布质量标兵郝英同志”。我以为什么宝贝疙瘩,这玩艺儿多了,也不稀罕人。

郝 英 (不满)人家辛辛苦苦得来的荣誉,你怎么好说是玩艺儿?

郑大成 一不好吃、二不好喝,只能摆着看不是玩艺儿是什么?你没听人家说……

郝 英 说呀!……你又听见什么了?

郑大成 我听见那些挑你眼儿的话比奖状上的字要多几十倍。

郝 英 他们要说,有什么办法。(长叹一声)

郑大成 (有些激动)郝英,我求求你,咱不要这些奖状,不要好不好?咱不拿那个先进奖,少拿几块钱图个清静好不好?别冒尖,别出头,老老实实干好份内活不行吗?

郝 英 我也不是好出头的人哪!

郑大成 你是不出风头,不抢荣誉,就像一片绿叶子那样闷不出声地配着花,这次调工资你都让了,结果怎么样?……我看透了,如今干活儿谁也别冒尖,冒尖就有人看你刺眼,就有人冲你下手。

郝 英 那也不能因为有人刺眼,咱干活就偷奸耍滑,我又不是给他们干的,年轻轻的能多干点为什么就不干呢?

郑大成 你以为好好干只能换来荣誉?还要换来憎恨,换来妒忌,你知道吗?眼下就这么个风气,干好了说你想入党想做官,干多了说你给同志们难堪,定额跟你长,别人跟你累死,上了光荣榜就说你为当劳模拿奖金

死不要命。哎呀，多着呢，我灌了一耳朵。

郝 英 劳模这个称号不是我要的，评选的时候他们也投了赞成票的。

郑大成 这些年口是心非的人多着呢。

郝 英 (痛苦地)唉！做个人怎么这么难！

郑大成 做人不难，是今天当个劳模太难。

郝 英 天底下没有两头一样粗的树，顾闲话就顾不了国家，要工作就顾不得风言风语。

郑大成 你呀，非让唾沫星子淹死才知道闲话婆子的厉害。

郝 英 不谈这个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郑大成 你得提防那些人。

郝 英 (心烦地)不谈了，不谈了好不好！（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缓了语气）好了，不想这些了。大成，听说中班黄大姐搞了个新结头试验，效果不错，我这就去她家学学。

郑大成 今儿人家歇着。

郝 英 不歇着找她也不容易。（欲走）

郑大成 (拦住郝英)公休就是公休。

郝 英 哪能分得那么清楚。

郑大成 那你是……

郝 英 (口气肯定地)我一会儿就回来。

郑大成 (无奈地摇摇头)腿长在你身上，你也有自主权。

〔郝英下。郑大成镶奖状。稍顷，郑大妈喜气洋洋地上。〕

郑大妈 (边喊边进屋)郝英，郝英。（向里屋望了望）吔，郝英呢？

郑大成 到他们厂黄大姐家去了。

郑大妈 这孩子。(放下菜篮,神秘地)大成呀,刚才在街上碰见郝英厂子里好几个人,他们都说郝英有啦?

郑大成 有什么啦?

郑大妈 (抿嘴笑)结婚三年了,我知道该有什么啦?

郑大成 (领悟)咳,这些娘儿们真是臭嘴。

郑大妈 没这回事?

郑大成 我不比他们清楚,尽发些参考消息。

郑大妈 人家也是好心。

郑大成 什么好心?就因为郝英是个劳模,成心糟蹋人,这会儿又传出个有了,有个屁!

郑大妈 那些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有本事超过郝英,没本事别象蚊子一样瞎哼哼。

郑大成 不光哼哼,到时候它还叮人。

郑大妈 抵抗力强的不怕这些个。

郑大成 她不怕我还心烦呢。

〔大成把菜篮子拿进里边屋。刘玉华挟一块布料上。〕

刘玉华 郑大妈,郝英在家吗?

郑大妈 玉华呀,她刚出去。来,找她啥事?

刘玉华 (拿布)噢,我托人从上海捎来块花布,给郝英看看怎么样。

郑大妈 (看布料)哟,够鲜艳的了。

刘玉华 您看好就给儿媳妇留下吧。

郑大妈 这料子做啥合适?

刘玉华 做连衣裙最好了。

郑大妈 算了,郝英穿点普通的得了,甭说连衣裙,连裤褶挺一点儿都挨人闲话。

刘玉华 咳，管那些个，今年可兴连衣裙了。

郑大妈 那可得看她身量合适不，这和吃饭一样，爱吃干的，你偏给稀的喝，那一天不上八次茅房才怪哩。

刘玉华 你老真能说个笑话。

郑大妈 玉华，咱闲言少叙，你又有什么新闻要说？

刘玉华 哟，我哪有什么新闻，到我这儿都是旧闻啰。

郑大妈 说吧，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没有能搁住五分钟的东西。

刘玉华 可别说，还真有点事跟您打听打听。

郑大妈 啥事儿？

刘玉华 听说郝英要调到厂团委工作啦？

郑大妈 没听说过，你咋知道的？

刘玉华 咳，传的人可不少，听说还是我们厂刚调走的那刘书记和厂团委书记小陈提的名。

郑大妈 陈振海？就是郝英九中的那个同学？

刘玉华 可不，他俩关系本来就不错，我看有风就有雨，八成是真的。

郑大妈 郝英织布是能手，不一定是当干部的材料。

刘玉华 不就干个团委副书记吗，那有啥，我不是劳模，我要是，给我个党委书记我也敢干。

郑大妈 郝英那能跟你比，说起话来都怕吓着人。

刘玉华 那怕啥，慢慢锻炼嘛。团委书记小陈有能力，两人一配合不就行了。

郑大妈 她吃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

刘玉华 大妈，其实郝英离开车间倒也不错，在车间里也是……唉，有些话我真不愿说。

郑大妈 我最讨厌那说一半留一半的。

刘玉华 郝英是劳模，咱可不敢多说。

郑大妈 不说？我该忙别的去了。（欲走）

刘玉华 （着急地）大妈，等等，其实说说也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郑大妈 （笑笑）你呀，本来就留不住。

刘玉华 直爽人就这样。大妈，你知道我们车间胖大嫂吧，他跟我说，郝英就好显示自己，踩着别人往上爬，还有那个张雅芹，说她抢孝帽子戴，别看她表面和郝英不错，背地里说郝英这次评工资申请不升级是想拿钱买官做。

郑大妈 真的？

刘玉华 我还能卷着舌头说话。

郑大妈 这可冤枉人，郝英这次申请不升级回来跟我商量过，再说去年她也长了一级，这发扬一下风格也错啦？

刘玉华 咳，有些女人就愿意背地里这个那个的传话，我可从来不干那缺德事儿。

郑大妈 噢，玉华，你不传话，那刚才这是……

刘玉华 （反应过来）大妈，我这可不是传话，我是觉着咱娘俩靠得住，给你说说好有个提防。

郑大妈 噢，是这么回事儿。
〔郑萍蹦着跳着上。〕

刘玉华 等郝英回来好好劝劝她，有些事能让就让点，要不容易伤了姐妹们的和气。

郑 萍 哟，是你，快嘴。

刘玉华 （有些尴尬）小萍妹妹回来了。